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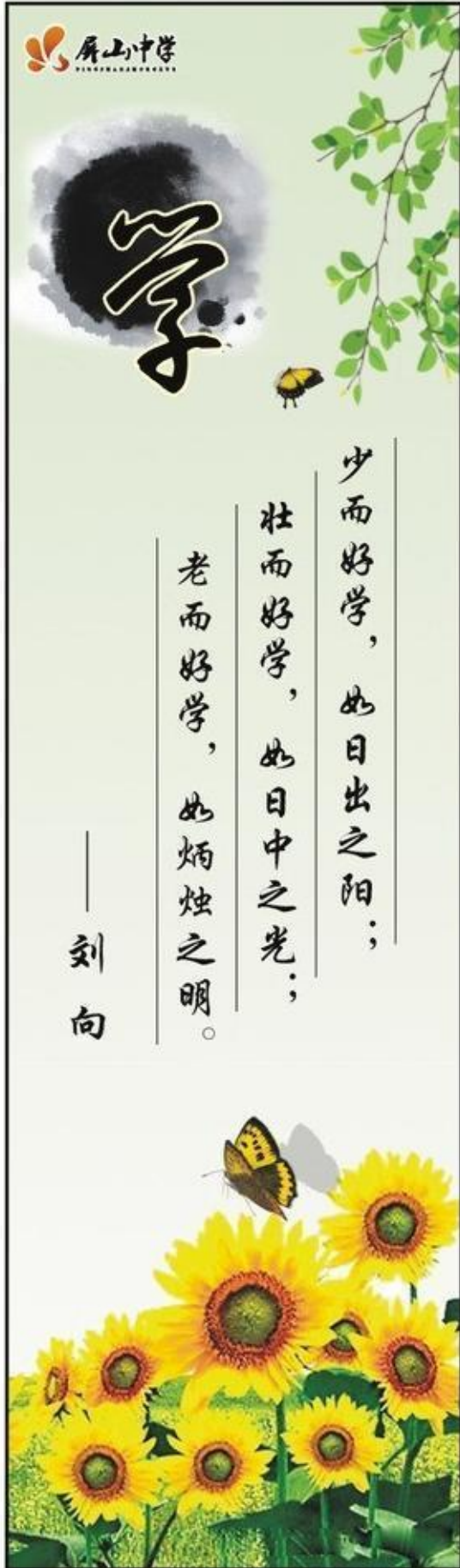
吉林省博物院

作者：有故事的人 来源：范文网 www.wtabcd.cn/fanwen/

本文原地址：<https://www.wtabcd.cn/fanwen/zuowen/f580ce16b382535fc738d60768edaf7c.html>

范文网，为你加油喝彩！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包菜的做法



2023年3月25日发(作者：新中关购物中心)

文徵明“朱竹”作品研究

文徵明“朱竹”作品研究

文/朱万章

内容摘要：作为书画余兴，文徵明传世的两件朱竹作品不仅在其艺术生涯中较为罕见，在明代画史上也不多见，而且

是现在所见存世最早的朱竹作品，因而具有了标杆意义。笔者认为，文徵明在朱竹作品中展现了“清风”与“超俗”的文

人情怀。对文徵明朱竹的探究，不仅有裨于文徵明艺术成就的全面认知，对于画史的梳理与发见，亦不无学术价值。

关键词：文徵明苏轼朱竹宋克孙克弘墨竹

文徵明（1470—1559）（图1）擅画山水，兼擅花鸟、人物。在其传世作品中，大抵八成以上为山水，花鸟次之，人物

再次之。在其花鸟画中，以“竹”为主题的有近二十件左右，均为墨竹和朱竹。其墨竹有作于明嘉靖十年（1531）《双柯

竹石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竹石乔柯图》轴（吉林省博物院藏），明嘉靖十五年

（1536）的《兰竹图》卷（上海博物馆藏）〔1〕和《兰竹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十七年（1538）的《画

竹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兰竹拳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三十七年

(1558)的《枯木竹石图》扇页(上海博物馆藏)，及无年款的《兰竹》扇面、《兰竹图》轴(均藏台北换白鹅 故宫博物

院)，《兰竹图》卷、《墨竹》扇页、《竹石》扇面(均藏故宫博物院)，《兰竹图》轴、《古木竹石图》扇页、《兰

竹图》扇页(三件)(均藏上海博物馆)，《漪兰竹石图》卷、《枯木竹石图》轴(均藏辽宁省博物馆)，《墨竹图》

(吉林省博物院藏)，《古木兰竹图》轴(浙江省海盐县博物馆藏)和《枯木竹石图》(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藏)等，而其朱竹作品则仅存两件(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画竹，反映了文徵明在主擅的山水画之外的艺术造

诣。关于墨竹的话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2〕，笔者此文仅就其两件《朱竹图》展开讨论。

图1[清]叶衍兰文徵明像纸本设色29.9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一、关于文徵明《朱竹图》的疏证

文徵明的两件《朱竹图》分别作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图2)和三十四年(1555)(图3)，是其在65岁和86岁所怪物怎么画

作。为论述方便，姑且将前者命名为“盛年本《朱竹图》”，后者命名为“晚年本《朱竹图》”。

图2[明]文徵明朱竹图纸本设色117.7.3厘米153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明]文徵明朱竹图纸本设色149.3.5厘米155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盛年本《朱竹图》以条幅形式绘两竿修长的翠竹和数根短竹，均为折枝。朱竹居于画面下侧，占据画心五分之三的空

间，画心上侧五分之一为题识，在题识与朱竹之间则另有五分之一留白。饶有趣味的是，不仅竹为朱砂所绘，且题识也

为朱笔所书。其书文曰：“淇园丹凤飞来，几时留得参差翼。箫声吹断，彩云忽堕。碧空犹隔，想是湘灵。泪弹多处，

血痕都积。看萧疏瘦影，隔帘欲动，应似落花狼藉。莫道清高也俗，再相逢，子猷还惜。此君未老，岁寒犹有，少年颜

色。谁把珊瑚，和烟换去，琅玕千尺，细看来不是天工，却是那春风笔。右调《水龙吟》，高季迪先生作，嘉靖十三

年，岁在甲午二月五日，徵明因戏写朱竹，遂录其上。”在画心右下侧，钤白文方印“文徵明印”和朱文方印“徵仲”，其鉴

藏印有朱文长方印“石渠宝笈”、朱文椭圆印“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和朱文方印“宣统御览之宝”。“高季迪先生”即明

初诗人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擅诗文书法，与杨基（1326—1378）、张

羽（1323—1385）和徐贲（1335—？）并称“吴中四杰”，著有《高青丘集》。高启的《水龙吟》原即为题一卷《朱竹

图》而写，画的作者已不可考。高氏的词被作为朱竹形象的代言，在明代被广泛应用，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徐鞞

的《徐氏笔精》等均有记载〔3〕。惟其如此，文徵明抄录以咏其朱竹，亦有顺应时流之意。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冬功效与作用

编御书房》、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集》第十三册、《故宫周刊》《故宫日历》及《故宫书画图录（七）》等

〔4〕。

时隔21年后，已过权杖之年的文徵明再次绘制了一幅《朱竹图》，也即晚年本。该图也为条幅，所绘也为两竿长竹与数

根短竹。与盛年本略有不同的是，在造型上，此图占据五分之四空间，另有五分之一为题识。其题识也为朱笔所书，也

抄录高季迪先生的《水龙吟》，款识有所不同：“右调寄《水龙吟》，高季迪先生作也，嘉靖乙卯秋日戏写朱竹，遂录

其上，长洲文徵明”，在款识下侧，即钤白文方印“徵仲父印”“文徵明印”和朱文方印“衡山”。其鉴藏印有8方，除盛年本的

4方外，尚有朱文椭圆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长方印“三希堂精鉴玺”、白文方印“宜子孙”和白文椭圆印“乾隆鉴赏”。此图

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集》第十三册、《故宫周刊》《故宫日历》《书苑

文氏父子集》及《故宫书画图录（七）》等〔5〕。

文徵明的两件《朱竹图》，不仅题识都是抄录高季迪先生的《水龙吟》，在构图和造型上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只是在

朱竹的造型方面，盛年本的修竹要比晚年本要短，而晚年本的竹叶则要比盛年本要略繁盛，但总体上看，从意境、笔法

与赋色方面，两图并无二致。在文徵明现存的画竹作品中，就具有年款的画作而言，最早者为62岁所作，最晚者为89岁

所作。若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画竹是在33岁时，系文徵明与蔡羽（1477或1478—1541）燕坐，为其写竹石并题

〔6〕，之后的记录都在60岁以后。由此可见，其画竹几乎都集中在其花甲之年以后，也即其艺术创作的盛年与晚年。

两件《朱竹图》也和其墨竹一样，是其晚年艺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徵明朱竹与墨竹比对

文徵明的朱竹系墨竹的变体，虽然就技法而言，二者只是所采用的绘画原料的区别，气韵及格调并无本质的不同。但细

究起来，仍然有很多相异处。文徵明的墨竹较有层次感，往往以墨色的浓淡深浅以表现竹枝与竹叶的偃仰摇曳与远近高电脑公司简介

低，如《墨竹图》（吉林省博物院藏，图4）即是如此。该图的竹叶与枝干均工整细致，墨色的层次丰富，竹叶纵横交

错而不凌乱，颇有文同遗韵。福徵在画幅有题画诗，中有“醉墨淋漓湿未干，拂云群玉倚秋看”句〔7〕，可知其墨韵发挥

得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文徵明的朱竹表现则并不明显：一方面在文徵明而言，朱砂只是偶亦为之，在技术上不及水

得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文徵明的朱竹表现则并不明显：一方面在文徵明而言，朱砂只是偶亦为之，在技术上不及水

墨熟稔，故在色的浓淡深浅方面自然稍逊一筹；另一方面，朱砂本身的性能与墨汁有所不同，在挥写时不及水墨恣肆淋

漓。所以，两幅《朱竹图》与文徵明的诸墨竹画相比，就显得单一一些，在造型上有类同感。

图4[明]文徵明墨竹图纸本墨笔59.7.8厘米吉林省博物院藏

此外，文徵明的墨竹常与兰草、柏树、古木、寿石等多种植物或石配搭，并非孤立的竹，可见在题材的拓展方面，文徵

明的墨竹发挥得游刃有余，如《兰竹图》（故宫博物院藏，图5）即是其例。而两件《朱竹图》

，画中仅见“竹”，并无其

他任何衬景。在形制方面，文徵明的墨竹有立轴（条幅），也有手卷，更有扇面，而其朱竹则仅为条幅。

图5[明]文徵明兰竹图纸本墨笔73.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文徵明在其作于嘉靖十七年（1538）的《画竹册》中题识曰：“夏日燕坐停云馆，适禄之过访，谈及画竹，因历数古名

流，如与可、东坡、定之辈，指不能尽曲。予俱醉心而未能逮万一。闲窗无事，每喜摹仿。禄之遂检案头素册，命余涂

抹。余因想象古人笔意，漫作数种。昔云林云：画竹聊写胸中逸气，不必辨其似与非。余此册，即他人视为麻为芦，亦

所不较，第不知禄之视为何如耳。”〔8〕故可知，文徵明画竹，多如倪云林（1306—1374）所言“聊写胸中逸气”。这两

件《朱竹图》大抵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徵明的朱竹与墨竹是一致的。

虽然文徵明的朱竹并不及其墨竹精湛，但其在文徵明艺术历程中的地位，则远远超越其墨竹，而其朱竹在明代画坛甚至

整个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也远非其墨竹所比拟。

三、明代绘画语境中的文徵明朱竹

关于朱竹的源流，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指起源于三国时期的关羽（寿亭侯、关寿亭），孙克弘（1533

—1611）在题跋《朱竹图》卷时说“管夫人喜写朱竹，杨廉夫赠以歌行，载集中，或云自寿亭侯始”，莫是龙（1537—

—1611)在题跋《朱竹图》卷时说“管夫人喜写朱竹，杨廉夫赠以歌行，载集中，或云自寿亭侯始”，莫是龙(1537—

1587)在自题《朱竹图》卷时也说“前辈言朱竹始于关寿亭，不知何昉，坡公亦效为之”〔9〕，而关羽距今太遥远，相

关绘画资料阙如，对其绘制朱竹的情况并无明确记载。第二种说法是指起源于北宋的苏轼。据传，苏东坡在试院时，一

时兴起画竹，但却无墨，遂用朱笔代之，从此便有朱竹。丁云鹏(1547—1628年尚在)在自题《朱竹图》卷时说“朱竹

始作，起于苏长公。后至柯丹邱、宋仲温，嘉其不事绳墨，任情兴所适，以此往往追仿其意，然写不过一枝数叶，亦易

穷其意也”〔10〕。第三种说法是指来源于米芾(米南宫)，明人王穉登(1535—1613)在题莫是龙《朱竹图》卷时

说“朱凤翩跹好羽翰，沧溟铁网出琅玕。他年身在青霞阙，手把葳蕤绛节看。朱竹始于米南宫，后世作者接迹，正如九

辨七发，徒贻嚼蜡之诮”〔11〕，但关于米芾画朱竹的情况，王氏并没有详细阐述。第四种说法则是朱竹起源于明初的

宋克(1327—1387)。宋克字仲温，江苏长洲人(今苏州)，擅诗文书法，尤善画竹，有《万竹图卷》(美国弗利尔

美术馆藏)行世。徐贲在其《徐氏笔精》中写道：“朱竹古无所本，起于国初宋仲温，有一卷不知何人笔。高季迪题水

龙吟云……此卷旧为王太史家物，伯兄惟和收得之，珍若重宝……伯兄卒，卷售他人”〔12〕，徐应秋在其《玉芝堂谈

荟》中亦说“朱竹古所无，起于国初，宋仲温在试院卷尾以朱笔扫之，故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管夫人尝画悬

崖朱竹一枝，杨廉夫题其上云：网得珊瑚枝，掷向篔簹谷。明年锦弮儿，春风生面目”〔13〕，此处虽然讲朱竹起源于

宋克，却又说元代的管夫人（管仲姬1262—1319）曾经画过悬崖朱竹一枝，可见并非宋克首创。王士禛（1634—

1711）在援引《太平清话》的记载亦云：“朱竹古无所本，宋克仲温在试院卷尾以朱笔扫之，故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

竹之句，然闽中实有此种，红如丹砂。”〔14〕以上四种说法，学界普遍较为认同第二种，即朱竹起源于苏轼。在苏轼

之后，元朝的柯九思（1290—1343）、管仲姬等人都有过画朱竹的记录，但遗憾的是，他们均无朱竹作品传世。

究其实，朱竹到底起源何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明初以后，关于朱竹的诗词歌赋多了起来，而且关于绘制朱竹

的文献记载和传世作品也大量出现。明人孙继皋（1550—1610）有《朱竹》诗曰：“亦是檀栾池上枝，何缘殊色污胭

脂。轻阴却讶繁红藉，劲节难随大絳移。结实定为朱凤食，腾空堪作赤龙骑。多应血染湘妃泪，赋客梁园总未知。

”〔15〕徐燧亦有《题朱竹》云：“根如赭虬，鬣叶如丹，凤尾有时截作钓鳌竿。珊瑚乱拂桃花水，有时掷杖化为龙。白

日青天赤鳞起，能将红雾变苍烟。产在朱明几洞天，须臾絳节生彤管，只向松间滴露研。”〔16〕郑以伟（？—1633）

有《水龙吟题宋仲温所画朱竹和高季迪》词曰：“湖州肝鬲青青，和烟生出苍鸾翼。是谁移种，墨梢忽变，彩梢无隔，

赤帝根苗，否龙孙播，渭川堆积，更云安杜宇，啼喉不歇，洒向高枝纷藉。漫道胭脂近俗，猛开

帘，落红堪惜，魏征若

在，锦袍疑见，立朝丰色，高子风流，黄绢宋克，天工刀尺，爱此君再欲传神，愧乏他苏黄笔。
”〔17〕陈荐夫则有

《朱竹歌》，中有“何人写此真殊技，解使琅玕成火齐。裁将彤管配朱弦，六月南风享炎帝”句。
。〔18〕清代的《石渠宝

笈》著录有《明孙克弘及各家朱竹一卷》，画卷中有12段朱竹，分别为孙克弘（4段）、张忠、
宋旭（1525—1606年

后）、莫是龙（两段）、丁云鹏、周之冕、侯懋功和璩之璞所绘，在每段朱竹之后，大多有题诗
或其他跋语，或言朱竹

源流，或歌咏各家风韵，或独抒胸臆，如陆树声（1509—1605）在卷尾题跋曰：“孙汉阳君笔端
三昧，幻出朱竹，萧散

有高韵。卷中士，戏笔和之者一二辈。暇日就几展玩，惟恐收去。君自谓世无朱竹，复援前人名
胜作，始者实之，不知

大化中色俏何者？非幻苟心与象会，则作者自命何暇步邯郸也？”〔19〕可见无论在诗词歌赋还
是在绘画方面，朱竹在

明代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朱竹之所以在明初开始出人意料地受到文坛和画苑的垂注，除了宋克因为偶然因素开启明代朱竹
绘画的先河外，更重要

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与“朱明”王朝相关，所谓“产在朱明几洞天”，便是此意，
因而这一时期的文人多有与时

俱进之意。朱竹在朱明王朝，自然有祥瑞之意，这是当时很多文人墨客歌咏朱竹和绘制朱竹的主
要原因；其次则是朱竹

在明代确实存在，生长在福建、广东一带，《福建通志》记载：“朱竹，红如掷火，延建间有之，大可为杖，小者以簪

盘匝，今其种绝矣。”〔20〕王士禛的《古夫于亭杂录》也有相关记录：“闽有朱竹，色如丹砂。余尝寄书门人李中丞，

质君殷太学彦来求一枝作杖，彦来云：旧惟古田县一僧舍有之，周栎园侍郎求以为杖。自后官闽者，竟取之，遂成故

事，僧苦之，竟铲去，其种绝矣。”〔21〕“周栎园”即周亮工（1612—1672），清初诗人及书画家，著有《读画录》

等。据此可知，至少在明末清初之前，朱竹是一直存在实物的。故文徵明等人所画朱竹，既是如同墨竹题材一样的艺术

创造，抑或也有写实之意。

四、文徵明朱竹的画史意义

宋克虽然被认为是明代画朱竹的第一人，但并没有朱竹作品传世〔22〕。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公库所藏传世绘画，除

文徵明的两件《朱竹图》外，现在所见的明代朱竹作品尚有孙克弘作于明万历六年（1578）的《朱竹图卷》（上海博物

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文窗清供图》卷（故宫博物院藏）、顾聪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朱

笔三祝图》轴（南通博物苑藏）、王子元作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的《朱竹兰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和倪元璐

（1593—1644）作于同年的《朱竹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孙克弘无年款的《朱竹图》轴（两件，均藏台北故

宫博物院)、《朱竹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朱竹图》扇页(上海博物馆藏)等。这些作品,即便是最早者

(1578),也要比文徵明最晚的《朱竹图》(1555)晚二十三年。毫无疑问,就传世作品来看,文徵明的两件《朱竹

图》,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朱竹画,故其在美术史上的意义,自然不可小觑。

“扬州画派”代表画家金农(1687—1763)在自题绘画中曾写道:“闽中有朱竹,粤中有朱竹,乃物之变者也。昔文待诏

曾写一竿,予未之见,因以己意为之,不知其有合焉否耶?”〔23〕“文待诏”即文徵明,可见文徵明写朱竹,在时隔两百

余年后,仍然被人记起,说明在明代中期以降直到清代中期,文徵明的朱竹在艺术圈有传播且有一定影响力。金农更在

题画杂记中说:“蔡中郎作飞白书,张璪画飞白石,张萱作飞白竹,世不恒见。春日多暇,余戏为拟之。若文待诏画朱

竹,又竹之变者也。”〔24〕将文徵明的朱竹与前代的飞白书、飞白石和飞白竹相提并论,是画竹变体的象征,亦可见

其在画史上的意义所在。虽然苏东坡的朱竹在文学史和画史上为人所传诵,但毕竟没有作品行世,文徵明却有最早的朱

其在画史上的意义所在。虽然苏东坡的朱竹在文学史和画史上为人所传诵,但毕竟没有作品行世,文徵明却有最早的朱

竹作品流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徵明的朱竹要胜于苏东坡朱竹。

有别于墨竹的是,朱竹几乎都是由朱砂所绘,朱砂在民间传说中有驱邪、辟邪的功能,而“竹”因与“华封三祝”之“祝”谐

音，往往有祝福人多富、多寿和多男之意〔25〕。在明代画竹名家中，便有夏昶（1388—1470）的《三祝图》、项圣

谟（1597—1658）的《三祝图》（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顾聪的《朱笔三祝图》轴等，都是借画竹以祝福之意。故

文徵明的两件《朱竹图》，在单纯的“聊写胸中逸气”之外，更有祝福的寓意。因两件作品的相似度极高，故很大程度上

是应艺术赞助人的需求，特意所绘。正因如此，反而成就了文徵明在画竹变体方面的功绩。如果说宋克因在试院画朱竹

而在明代画竹中有筭路蓝缕之功的话，文徵明继之而起所绘的《朱竹图》，则成为现今画史中所见最早的朱竹作品，他

在画竹中的地位，并不逊于宋克。又因其有《朱竹图》行世，且在后世的画竹名家如金农等人的题记中被提及，因此，

其朱竹的风格，对于明代及明以后画坛来说，是有标杆意义的。

图6[明]孙克弘朱竹图纸本设色61.7.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徵明之后，明代在朱竹方面卓然有成者恐怕非孙克弘莫属。孙克弘不仅是明代画史中朱竹作品传世最多者，其朱竹的

艺术特色也要比同时期的其他画家丰富，从其中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朱竹图》（图6）可略窥其画风。该图

所绘五六丛茂盛的朱竹从太湖石后斜出，在石前侧，则有一两竿矮小的朱竹陪衬。与文徵明朱竹不同的是，此图中朱竹

有浓淡干湿的变化，近处的竹为鲜红，而远处则为暗红甚至淡黑，以表现朱竹的不同距离与光影对比。看得出来，孙克

弘对朱竹的游刃有余并不亚于其墨竹，在同时期画过朱竹的诸家中，亦可称翘楚。时人王俸称其“所绘朱竹，各极幻

态，而清风高节，烂然盈卷，东坡诸先生岂能相后先耶”，而陆树声亦称其“高怀出俗，用朱笔写竹，奕奕有胜致，一时

传赏”，足见其声名之隆，影响之盛。〔26〕孙克弘在另一幅《朱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题识曰：“朱竹不知昉

自何代，相传汉寿亭侯乃倡为之，后苏长公于场屋中，见研有余朱，戏为数幅，好事者遂仿佛之。管夫人曾写百幅传

世。要之，竹本绿色，世人恒以墨为点染，若墨可代竹，则朱亦可代墨矣。嗟嗟！今世之朱双鱼座是什么性格 紫夺色，黑白不分者，岂止

一朱竹已耶？”〔27〕不仅再次言及朱竹的源流，并由朱竹谈及“朱紫夺色，黑白不分”，进而针砭时弊，为朱竹的内涵另

辟一蹊径。很显然，无论就朱竹造型动漫人物图片男的多样性和渐入佳境的熟练程度，以及传世作品的数量，并由此而引申的朱竹的内

涵与外延，孙克弘都要比其前辈画家文徵明略胜一筹。即便如此，作为嚆矢的文徵明朱竹在画史上的意义仍然是不可替

代的。

余论

文徵明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诗书画兼精。虽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文徵明晚年所作的两件《朱竹图》只是应受画者

之托所作，或者说可以被称为应酬之作，但其所传递的信息，仍然如同其墨竹画一样，是其直抒胸臆的反映。从有关文

献和传世作品不难看出，文徵明对“竹”保持着持续的挚爱与热情。在一件《墨竹图》卷中，文徵明题写了一首《听竹》

诗：“虚斋生深夜，凉声送清美。杂珮摇天风，孤琴写流水。寻声自何来，苍竿在庭圯。泠然如有求，声耳相唯诺。竹

声良已佳，吾耳亦清矣。谁云声在竹，要识听由己。人清比修竹，竹瘦比君子。声入心自通，一物聊彼此。傍人漫求

声，已在无声里。不然吾自吾，竹亦自竹尔。虽曰与竹居，终然邈千里。请看太始音，岂入箏琶耳？”〔28〕看得出

来，文徵明与“竹”之间，已是一种超越物种的神交，他借“竹”的天籁之音，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声音，故所绘诸竹图，实则

是借扶疏摇曳的翠竹，浇胸中块垒。而他在画竹中所表现出的脱俗、清雅的气息贯穿始终，无论是墨竹，还是朱竹，都

是如此。明人朱朴有《题文衡山竹》诗云：“衡山先生玉堂客，援笔戏写青琅玕。萧萧瘦干疏疏叶，疑有清风六月寒。

”〔29〕而清乾隆亦有《文徵明竹兰》诗曰：“淇澳风依空谷香，气求雅合此同堂。衡翁寓意真超俗，所见犹思鹤阜旁。

”〔30〕两诗分别道出了文徵明画竹中的“清风”与“超俗”，这正是文徵明竹画中一以贯之的个性所在。他的两件《朱竹

图》，虽然不乏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如辟邪，如祝福），但个中所表现出的“清风”与“超俗”却是与墨竹不分伯仲的。正如

图》，虽然不乏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如辟邪，如祝福），但个中所表现出的“清风”与“超俗”却是与墨竹不分伯仲的。正如

文徵明在《题竹寄履仁》诗中所说：“竹间佳兴属王猷，竹外风烟写素秋。市散人间诗欲就，一帘疏雨入西楼。”〔31〕

在其两件《朱竹图》中，这种“竹间佳兴”得到恣肆淋漓的施展，满纸清风，尽在朱笔之中。

注释：

〔1〕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和傅熹年认为“画不佳、存疑”，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文物

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2〕王连起《文徵明“临赵松雪兰石图”考——兼谈文氏兰竹题材绘画》，故宫博物院《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

版社1993年版，第340—346页；姜彦文《挺秀之中见精神——文徵明的 双柯竹石图 》，《老年教育（书画艺

术）》2008年第3期；潘文协《文徵明墨竹研究》，《新美术》2015年第5期；邵彦《文徵明竹石幽兰画及相关问

题》，载于《苏州文博论丛》，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87页；李毅《明代文徵明园林题材绘画中的松竹图

式》，中国美术学院2018年硕士论文。

〔3〕[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徐贲《徐氏笔精》卷五，载《艺毅（外四

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9页。

〔4〕周道振、张月尊纂《文徵明年谱》卷五，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周道振编《文徵明书画简表》，人

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故宫书画图录（七）》，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版，第75页。

〔5〕周道振编著《文徵明书画简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故宫书画图录（七）》，台北故宫

博物院1991年版，第103页。

〔6〕周道振、张月尊纂《文徵明年谱》卷二，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7〕《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绘画精品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8〕潘文协《聊写胸中逸气：文徵明墨竹研究》，《苏州文博论丛2015年（总第6辑）》，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第163页。

〔9〕《石渠宝笈》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同上。

〔11〕同上。

〔12〕[明]徐贻《徐氏笔精》卷五，载《艺彀（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9页。

〔13〕[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明]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孙继臬《宗伯集》卷十，明万历刻本。

〔16〕[明]徐燧《幔亭集》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明]郑以伟《灵山藏诗余》卷五，明崇祯刻本。

〔18〕[明]陈荐夫《水明楼集》卷二，载韦宾辑《明清别集画学文献类聚（29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

第915页。

〔19〕《石渠宝笈》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明]郝玉麟监修《福建通志》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明]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关于宋克画竹，参见拙文《明初文人墨竹画研究》，《苏州文博论丛2011年（总第2辑）》，文物出版社

2011年版，第236—243页。

〔23〕[明]金农著，侯辉点校《冬心先生集冬心集拾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

〔24〕同上书，第265页。

〔25〕关于“华封三祝”，参见拙文《郑板桥与 华封三祝图 》，《书画世界》2017年3月号（总第181期）。

〔26〕《石渠宝笈》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故宫书画图录（八）》，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版，第187页。

〔28〕[明]陆时化撰，徐德明校点《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页。

〔29〕[明]朱朴《西村诗集补遗》，钦定四库全书本。

〔30〕[清]弘历《御制诗初集二集》卷八十七，御制(官修)本。

〔31〕文徵明著，陆晓东点校《莆田集》卷五，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部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8期)

更多作文 请访问 https://www.wtabcd.cn/fanwen/list/92_0.html

文章生成doc功能，由[范文网](#)开发